

客杭日记 元 郭畀

至大戊申九月初一日，烧寿星纸，拜亲，路遇云公显舍人。握手话去年此日在邳州道中时，相与一笑。

初三日雨。陈和父来，录示新文。小窗兀坐，诵“满城风雨近重阳”之句，谁其慰予岑寂耶？

初六日晴。李仲谦携纸求书画兰。过五条街，遇陈景南，同访陈响林，出示小米《手幅轴》，临李伯时《马雪林行虎》三卷，塔海公物也。

初十日晴。登甘露寺，见本长老，留酒午面，仍求书放翁《水调歌》、孙楚望《摸鱼子》二词于多景楼下壁上。又以纸求书《遗教经四十二章经》、《洴山警策证道歌》。

十二日晴。为甘露本无传长老抄经。客有惠杭州潘又新笔者，书小楷数千而不伐，可爱可爱！

十四日晴。访盛季高，出示李重光《墨竹鸂鶒》、希远《墨梅古木》，房明仲同茶。

九月十六日晴。晚趁吕城夜航，作钱唐之行。

十七日午前，抵吕城坝下，倒换小舟。至奔牛，复换小舟。哺时至常州，入城元丰桥。见白湛渊提举，值出江阴未回。乃子无咎、无华留饮，同白无咎到太平寺，观壁上画。水中作一笔绕之不断，立视久之，若汹涌生动之意，奇笔也。

十八日晴。同无咎回，蔡德甫礼留小酌，煮蟹蒸芋。次别无咎昆仲，登夜航，之姑苏，有北客喧呼，至二更乃睡。

十九日午后，抵平江，见龚子敬山长父子，留宿，具晚饭，饭已，留灯夜话，是夕多蚊。

二十日晴。饭罢登航，解后杭人潘伯起，呼酒酌之。盖在大都时曾相识故也，共上船行。

廿一日哺时，上长安买饭。

廿二日四更，到杭州城外。霜月满天，寒气逼人。候北关门接待寺钟动，换舟入城。拂明，潘伯起送予歇于施水坊桥梳头沈待诏之楼，遇金坛尹子源同寓。桥东访赵伯可、储叔仪，到江浙省中照磨所，见李叔义。省西见张菊存，下龚子敬书，会张松涧府判同茂之到长生老人桥，遇纪家桥解库门首，见吴若遗提点。

至大元年戊申九月廿三日，客杭，晴。早过井亭桥，解后张云心府判，次遇汤北村同知、张景芳学正。到玄同观，见吴若遗。若遗有他事，令师孙罗康伯相接，具早饭。郑表白同集，柏窗郑君之子也。饭已，入壶中林壑，次开北

斗殿，看李息斋所画松二株于壁间，见李伯玉改所千之文，约来日于省中见其子。出北关门，湖州市妙行寺中，寻伏维那，已于昨日登天目山矣，徒有帐快。寺僧宗兄供纸，留数字而退。观正殿佛三尊，伟甚，中设毗卢遮那佛像。殿前止有藏一座，次入法堂，有碑石数本，云喻弥陀神笔所画佛像，傍刻本末不暇记也。次礼古观音像，相传唐朝塑者。两边画壁，以屋暗不可细览。门有放生池，俗云接待寺者，即此院也。回路，足行倦甚，坐小舟而还。赵伯可来，寓楼颇洁，便于坐卧，大抵杭城楼居相连，自有一种风韵耳。

婺州孔君立来，闻孔提举新除。晚见唐仲文外郎，出示米老《研山图》。

九月廿四日，客杭，晴。早到省中照磨所，见李叔义，改抹元文。到儒学题举司，携李兄书，见王一初都目投呈子，会王寿之、王子芳、任伯和。是日分付该吏金君玉承行。次约金君玉、毛令史市楼小集。雨作。湖上兜率寺，见赵子昂学士，不遇，乃侄赵仲美具茶讫，致意。

廿五日阴，客杭。尹子源约小饮，是夜，客楼喧甚，必雨作也。

廿六日阴，客杭。结缚桥西前洋街，回谒汤北村，同出访张晴川，次见崔进之。回，北村具酒午面，浣书数纸，屏褚高彦敬古松一株，可爱。窗外矮橘数树，结子无数，压枝欲折，若吾乡，则无此也。饮散，由大街转归。张菊存来，吴茂之来，值出。今日见北村，说葛元白、曹梅南、戴祖禹、金子仁、胡穆仲皆为古人，可惜。再到杭城，愈觉旧游之落落也。

九月廿七日，阴，寓杭。早到省中，见李叔义。次到儒司，见周都目。以官吏未允所请，归家写状。再到省中，见张德辉，德辉约晚来说话。是日，于省卷中，检寻学录解由方见。晚晴，登吴山，下视杭城，烟瓦鳞鳞，莫辨处所，左顾西湖，右俯浙江，望故宫苍莽，独见白塔屹立耳。次谒伍子胥庙，转至拱北楼，即朝天门，行大街官巷而归。茅山书院山长赤盦象贤，金坛教谕王竹所来，茶罢，同见赵伯可。尹子源相过夜话。

廿八日，晴，客杭。乡人吴君用来。访汤北村。访吾子行，出所作《无稽集》，皆戏谈也。玄同观见赵子昂，时郝左丞坐正席，子昂问都下事。游开元宫，旧杨驸马宫也，深邃可爱。正殿曰“景命万年”之殿。晚见张德辉，看省卷，又作学录，教谕拟倒矣。托其宛转，未知可行否？浼人干事，不料其相误也。

廿九日，客杭，晴。早到省中，见张德辉、李叔义。访王成之，不遇。再到省中礼房，为立拟札事。到儒司，司官不出，独吏辈兀坐司房而已。访张竹村书楼，观诸公诗牌。汤君白来，同游昭庆寺，看新塑佛像。次入广化院，次游仙林寺。寺中无可观者，相近一术士之女，谈星说命，若悬水然。次与君白午饭，君白具茶，茶已，自观桥行至官巷而归。

三十日，阴，客杭。早到省中礼房，见张德辉、李叔义。是日，改正拟札。同君白出游宗阳宫，时装塑未就。次游新宫佑圣观，看拥壁二十四堵，皆新画也。路遇胡石塘主簿，煎鱼沽酒。会尹子源、沈六郎。晚见德辉，约来日省中计会选本。晚雨，暄甚。夜雨生寒。（大德十一年二月十七日，礼房呈前镇江路儒学学录，郭畀给由，禀奉省堂钧旨，连选选房于学正山长内任用者。）

至大元年戊申十月初一日，雨。客杭城施水坊桥东岸沈氏楼。

初二日，雨，终日客杭。到省中，付文书与选房，以未照元除。又欲刁蹬，张德辉宛转言之。到儒司，大雨中，止有武老兀坐厅上，诸吏无来者。汤君白、李君德来算范围次，同到官巷问茶，茶已，访周君远道士。次到君德家，出子固墨戏闲看，看已，分路各归。

初三日，又雨，客杭。到省中见李叔义，伺候也先伯提控不出。同尹子源见储叔仪，留小酌。次同叔仪到子源寓楼，开尊荐亥首。德清吴菊泉相过夜话，子源同问茶。吴公至元廿七年，赴北写金字经者。

初四日，乍晴。烧玄坛纸。宗寿卿来，言来日有人归镇江，付家书。

初五日，阴。午同小王觅舟，到北新桥，见方仲明，不见。空费船钱一贯二百五十，大雨，只得急回。到龙舌头，西去漾沙坑，见马从简外郎，言乃事，未允所请。回见德辉，言来日当为著语，不必出也，付后司使用。吴菊泉见过夜话。

初六日，雨，不可出，寓杭。储叔仪隔河楼上见呼，出纸索书，具酒晚饭。

初七日雨，客杭。李君德、汤君白来，携纸索书，就送纸一幅。访吴子行求篆字，闲话久之，惠印色，方路遇胡石塘。

至大元年十月初八日，雨，客杭。见张德辉于省中。游净慈寺礼寺，看罗汉五百尊。访朱敬斋。

初九日，喜晴，客杭。早见郑鹏南廉访，次会柯以善，以善留三酌。刘悦心、张景芳写篆字。丘秀才续至，丘杭人，吾子行之高第也。访吾子行，不遇。储叔仪以今日登舟还义兴，相呼午饭，出纸求字。尹子源请荐海蜃，话至二鼓。

初十日，阴。早见郑鹏南廉访，见柯以善，到省中，盛亲家见借钞一笏，以今日归，不及作别。晚到省中，伺候吏辈，到新宫桥，见井同知，浼于郭都事处著语。

十一日，又雨，湿热。早，汤北村招早食，坐客方仲明、宋与之父子。次同方舅到下马婆巷，见李君实，新授宜兴都目。茶罢，拉往新门具面。晚见马公，犹未慨然。

次见德辉，急步而回，汗流湿衣，干事未成，殊焦烦也。

十二日，客杭。朝天门访张云心州判，留坐，具午酌，荐糖蟹鸡面。雨作，取伞乃回。

十三日，雨，客杭。张景芳送纸，求书吴兴虚彻道人诗偈。道人费氏，景芳之曾祖母云。遣王二到湖州干事，作赵文卿、陈有之书。

十五日，客杭城施水坊桥沈六郎楼。先妣悯忌日。

十六日，又雨，客杭。张云心遣仆寄书来，雨中约相过，彼此客况箫索耳。到省中，伺候吏辈。

十七日，晴，客杭。王二自湖州回，路遇贾景颢、纪祥甫、周谦甫。邻楼尹子源得财赋府文书了辨可喜。予滞留日久，所干未就，愈觉忧闷耳。晚，尹子源烧纸，招夜饮，坐客余及沈及之、沈国宝、沈六郎父子。

十八日，晴，客杭。早到开元宫，见王眉叟提点，不遇，徒弟徐云谷相接，到小堰门。回谒张仲美知事，不遇。是日，游大般若寺。寺在凤凰山之左，即旧宫地也。地势高下，不可辨其处所。次观杨总统所建西番佛塔，突兀二十丈余，下以碑石之，有先朝进士题名，并故宫诸样花石，亦有镌刻龙凤者，皆乱砌在地，山峻风寒，不欲细看而下。次游万寿尊胜塔寺，亦扬其姓者所建。正殿佛皆西番形像，赤体侍立，虽用金装，无自然意。门立四青石柱，镌凿盘龙甚精致，上犹有金铜钟一口，上铸淳熙改元，曾覲篆字铭在，皆故物也。行至左廊，记得壁上一诗云：“玉辇成尘事已空，惟余草木对春风。凭高□□□□□，目断苍梧夕照中。”寺门俗云“望江亭”，俯视钱塘江水，大略与扬子江同，但隔岸越山苍翠差胜耳。远见西兴渡口，烟树如荠。次游新建报国寺，行至殿后，有块石，仅留二十余字。僧子别立一木牌云：“五十年前，理宗梦二老僧曰：‘后二十年，乞一住足地。’恍然梦觉，今筑地得此石。”却无年代可考，昔梵刹而为王宫，今兹复为梵刹，如波入海。以予观之，亦好事者为之也，且朝代之废兴，皆天也，二僧入君王梦中，孰记而传之耶？浮屠之说妄矣！旁有二客，相与一笑而回。

十九日，晴，客杭。三桥早饭，饭已，见吾子行写篆字相送，仍取玉萧为予吹数阕。子行隐居不仕，时能道滑稽语，亦近来罕有。再到省中，乃事少见次第。

二十日，晴，客杭。登吴山，城隍庙壁画二鬼颇得。回立门首，左顾西湖，右观大江，杭郡人家，皆在足下。次游玄妙观，门立徽宗御书碑石，殿前立高宗御书《道德经》石刻经幢，二亭覆之，后有《真武观记》，开平二年物也。有老道士云：“吴越时，已有之，昔为紫极宫，惜前朝碑石有‘天庆观’字，皆凿去不存，殊失古意，且朝代更改，敕额曰：‘玄妙’。当存其已往，而

新其方来可也。”道士俗物，大败人意。回到省中，石路高下，足力少倦。

廿一日，晴，客杭。汤秋岩来，邀饮红酒，次送秋岩，至兰陵坊分路。方仲明寄纸求书画，情绪不佳，迟一二日下笔。烧玄坛香，嘱告乃事。

廿二日，晴，客杭。汤君白来，同到府学见李霁峰教授，次见张晴川，次见汤北村，会韩竹间。晚遇毛海云山长，晚香。

廿三日，晴，雾，客杭。早冒雾到马婆巷见李君实，托马惟良见张士瞻说话。到宝坊佑圣观桥西，回谒胡则大，不遇。

廿四日，阴，客杭。汤北村、费涣夫来。费公，乡人也，年六十三。

廿五日，晴，客杭。早到省中架阁库干事，未就而回。过苏淳斋，杭之号医者也。约市肆小饮。

廿六日，客杭，早重雾。早见唐仲文，不遇。为长兴欠俸，嘱呈文催讨。盛亲家公自长安来，同西盛寿一哥及二乡人相访。盛亲家公约到芳润桥午面，寿一哥同集。

廿七日，客杭。到省中伺候书卷已完，马生改抹，但咨省而已。晚见马生云，非不用力，首领官不从奈何？愿退元物，不曾收。归家闷甚，奔走两月，今日坏尽。

廿八日晚，灯下坐久，谋之无计。更迟二日，且往长兴索俸作归耳。

三十日，晴，冷。汤君白知予事不如意，呼舟过湖，闲行散闷，游南山惠因华严寺，次游开化院，次游石屋洞，深暗不可测，觉阴气逼人，壁上记姓名而回。入胜果尼寺，君白令亲惟德母子，为尼延坐，设茗罢。次游水乐洞，扣寺门久之，乃得入。绕寺皆奇石，有亭，扁曰“声在”，寺后（缺一字）泉滴，洞中相应，铿然有声，故名。亭有石刻坡翁《东阳水乐亭诗》，观毕而下，踏石上黄叶，扳径边古松，山林间自有一种清气。借笔题云：“至大元年十月卅日，京口郭天锡同汤君白来此听泉。”寺僧具茶，饮之清甘，即此水也。更过一二僧寺，以心绪不佳，不及详记。泛湖而还，西北风起，同君白钱唐门小酌，分路。

至大元年戊申十一月初一日。

初二日，晴，客杭。到省中领文书，取回甘结。同子长见吾子行就别，次别汤北村。晚见马生，了结乃事，晚邀子长小酌，嘱照元除事，别李叔义。

初三日早，别张德辉，同沈六郎买人事。

初四日，晴，离杭州。唐泾晚饭，夜行。

◎附载

至大戊申十一月十五日，客长兴。访钦察公，出宣和御府黄居采《雪雀图》，用双幅绢画，角上添金龙，长可六七寸，围葫芦御书，并内府图画二印。

雪树数株，冻雀上下，下复作二，真奇物也。

十一月廿四日己卯，陈元善来，约文卿及予到其家，观苏汉臣《孩儿》四轴，具酒三酌。

三十日冬至节，客长兴。同沈孤峰、陈监镇、袁正甫、卢希颜、沈希古，贺吕知州三酌。诸公去后，吕侯独留予看许道宁《溪山渔乐图》。上用宣和殿宝，后有伯几、仲宾、子昂三公题，李君章物也。

闰十一月十三日，客长兴。访孟云心，出示黄居采《萱草湖石蝶猫》二轴，蔡月卿物也。黄氏父子作石用笔横拖，小作圈子，俗谓之野鹊翅。

至大元年戊申闰十一月十五日五更，束装赋归。早离长兴，午过吕山下，松竹苍翠，前一桥，曰“甫里桥”。人言是陆天随隐处，诗家蕴藉，犹可想像也。

至大二年己酉二月初九日，赵伯可相约早饭，饭已，发书，请伏虎林首座，引领作焦山之行，虎林闻呼即至。是日春色佳丽，江静无风，到山，见谦巽中维那。次入方丈，见尊无能长老，留茶。茶已，领入具酒煮面，坐者予及赵伯可、二僧司官、伏首座。登山之顶看塔，展目眺望，次憩于飞仙亭。回见雅淡云首座，巽中煎鱼具酒小集。酒尽，伯可先睡，度不可回，先遣诸仆渡江，晚陪尊长老、虎林、淡云到海门边看日落，一瞬万顷金波荡摇，可谓奇观。散步而回，尊老既别，仍送酒果到淡云房小酌。次拉虎林、巽中踏月，上罗汉岩坊福东济禅房，佛灯荧然，炉香未过，具茗果闲话。俯视栖鹘危巢，皆在窗下，与二僧月下放听江声，倚树清论久之，一洗城市之尘俗也。夜宿巽中房，虎林共榻。